

大蒲柴河远去的岁月

□王玉欣

时值初秋，一路之上被路两旁的植被夹道欢迎。秋阳炽热，眼底尽是茂密林木的亮相。都说一叶知秋，可长白山脚下的大蒲柴河村，夏的沸腾尚未退去，秋寒尚未光临。

大蒲柴河村地处长白山腹地，隶属于敦化市大蒲柴河镇，下辖珍珠门自然屯，距敦化市西南68公里。小村背靠寒葱岭，南邻富尔河，全村辖区总面积20余平方公里。

2016年11月入选第四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的大蒲柴河村，围绕特色食材文化节、传统村落展示馆、珍珠门风景区、富尔河美丽花海等核心，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旅游产业。

阳光沐浴万物。放眼古朴、内敛的小山村，我们被一幅画卷定格：一位老者，白发弓背，端着一杆旱烟袋，与身边的一口老井对视。这样的对视，将我们的目光与脚步吸入画卷。静谧的小村晨光，披在老者肩头，贴在轱辘把上。褐色绳索，在眼前一抖，思绪一点点下滑，直至井底，不，应该说心底。



眼前的老井，与儿时故乡的老井没有多大差异，斑驳的木质纹路，透着岁月年轮的轱辘把。古井用清澈的眼眸打量我，我轻扶轱辘把，暖意，输入全身。质感与岁月流转，一层层、一圈圈，未等井水浸润，眼眸已渗进老井的润泽。

记得曾把一张故乡老井照片给女儿看，已参加工作的女儿指着轱辘把问：“这东西能提上来水？这么笨拙，你们当年是怎么用的？现在还有这样的老井吗？就是有，能有什么用啊？”听着女儿的话，我半晌无语。

历史变迁，已经沧桑到把一些老物件颓废到时光深处，然而，那些具有浓厚色彩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，在传统文化的传承中，于这个时代，于而今的社会与人们，又意味着什么？

老者弓着腰身，稀眉细眼，皱纹镶在脸上，黑褐色肤质让我判断老人应该有80岁左右的年龄。老人见我们对古井感兴趣，他一边吧嗒着手中的旱烟袋，一边告诉我们，他家也有一口这样的古井，全村只留下这两

口古井。我看见老者镶着皱纹的嘴角微微上翘，那杆旱烟袋，在他嘴角发出“滋滋”的响声，一缕淡白色烟雾，在他眼前慢慢升腾。这就是传说中的——一个李老汉半部村落史的村民李玉才老人。他家不但保留着一口古井，还有典型的木屋口袋房，正面朝南，木屋是两扇开门，多年来一直没有改变模样。他家木屋西侧是典型的满族树筒烟筒，木屋四周是黄泥垒砌，屋顶是“羊草”，典型的关东村落标志。

对于老井，我的情怀一直未曾走远。小时候，曾跟在爸妈身后，看大人把水管系在井绳的铁环上，把水管往井里一放，轱辘把在爸爸的大手里咕噜咕噜哼着歌谣，直到井绳越放越少，随着“咣当”一声，轱辘把不动了。爸爸一手扶着轱辘把，一手拽着井绳摇晃两下，然后双手摇着轱辘把往外缠绕，直溜溜的井绳一寸寸在轱辘把上回归，“咕噜噜”的水花声特别好听。当水管从井底露出头儿，爸爸一手把水管拎上井台，解下铁环，又系上另一只水桶。我不知道水管放到井里是怎样装满水的，于是问：“爸爸，那水是咋进筒里的呀？”在一阵哄笑中，总会有人告诉我：“井里有个大水怪，圆脑瓜，尖尖嘴，看见水管就舀水。”我一头雾水，隐约知道大人们在哄我。记忆，如此清晰。

眼前的老者，用粗糙的手掌抚摸着轱辘把，就像抚摸自己的婴儿儿。轱辘把在老者手中哼起了儿时的歌谣。我慢慢蹲在老井旁，眯起眼，侧耳倾听。

轱辘把摇着岁月，一轮轮放下，一轮轮提起。

回望青春

□李海军

所有的懵懂、勇气、真诚
都是青春的礼物
无论有多么艰难，勇往直前

在真情积淀的过往间
那些铭记的片段
恍然如昨

水墨涂在天上，
象形与写意刻入大地。
少年王勃的奋力一搏，
伴落霞孤鹜、长天秋水，
长留人间

风起随风，云落淡然
即便没有百花的惊艳
也要学做一树擎天的挺拔

青春的礼物，勇往直前

梦幻田园山庄游（六首）

□顾文显

垂钓
竹凳长竿一曲歌，遮阳伞下坐弥陀。
凝眸盼得浮标抖，收获何如快乐多！

马兰花
纤纤默默野丛生，不与同胞沃土争，
巧笑路边非谄媚，只添游客爽心情。

湖边
茶余徒步碧水塘，甩手招来野菊香。
红日也知炎暑苦，双泉湖里且冲凉。

二月兰
细雨潇潇靛俗尘，如蓝如翠煞迷人。
管它五月还三月，有我开时就算春。

湖边
露珠石子小菌陈，沿途浅雾扯衣频。
此湖必是蛟龙化，日出风吹半池鳞。

夜吟
遍吟春赋苦孑然，蕙质兰心谁与怜？
且顺天缘莫求速，东风只在玉阶前。

又逢重阳

□程振洋

又逢九九重阳
望北国金秋层林尽染
傲霜的菊花怒放
内心便激起
无涯的欣喜和力量

应欣赏淡雅的菊香
北国秋之韵律是
枫叶旋舞的红透
鸿雁南归一路的诗行
沉静若一泓秋水
凝望蓝天白云
陪伴岸上如雪的芦花
倾听秋收后大地
牧人发自内心的歌唱

走过春天的生机
享受夏季的阴凉
季节走到秋日

钓鱼趣事

□王梓辰

星期天早上，爸爸开车带我去钓鱼。

这是爸爸第一次带我钓鱼。听爸爸说，钓鱼是一件很有趣的事，我很兴奋，心里只想着钓鱼的事，车窗外的美景无心欣赏。

车子大约行驶了半个多小时，我们到达了南屯基水库边。爸爸帮我栓好了鱼钩，挂好鱼饵，教我怎样甩钩。我想，这还不容易吗？于是，我按照爸爸教我的要领，使足了全身力气，把鱼钩一下子就甩了出去。哈哈，我成功了。鱼钩被我甩得很远，红白相间的鱼漂浮在水面上，我学着爸爸的样子，坐在岸边的小板凳上，两眼紧紧盯着水面上的鱼漂，只等鱼儿来咬钩。

天空瓦蓝瓦蓝，没有一片云。水库被青山包围，山上的树木葱茏翠绿，水面碧波荡漾，远处一群野鸭子在自由地游荡。

爸爸已经钓到了好几条大鱼，有鲫鱼、鲤鱼、草鱼，可我的鱼漂还直直地立在水面上一动不动。我暗暗祈祷，鱼儿呀，鱼儿呀，快点来咬钩，让我也钓到一条大鱼吧。

天上的太阳像个大火球，烤得人喘不上气来。我的后背都被汗水湿透了，眼睛却不敢眨一下，紧紧盯着水中的鱼漂。那个鱼漂就像被钉在了水面上一样，一动不动。爸爸说，你把鱼钩拽回来，看看是不是没鱼饵了。我站起身，抬起鱼竿，把鱼钩拽了回来，果然如爸爸

所说，鱼饵早就没了，只剩一把亮晶晶的鱼钩了。

爸爸嘲笑说：“古代姜太公是直勾钓鱼，愿者上钩；你是不用鱼饵钓鱼，愿者上钩。”

爸爸又重新帮我把鱼饵挂在鱼钩上，并告诉我，甩钩时不能用力过猛，容易把鱼饵甩掉，上次可能就是因为我甩钩时用力过猛把鱼饵给甩掉了。这次，我吸取了教训，轻轻一甩，就把鱼钩甩了出去。我又坐在了小板凳上，紧紧盯着水面上的鱼漂。

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了，太阳快转到头顶上了。爸爸又钓到了好几条大鱼，可我的鱼漂还是一动不动。我想，是不是我鱼钩上的鱼儿又没了？我想把鱼钩拽回来

看看。可是，我抬起鱼竿，感觉很沉。我心里一阵兴奋，应该是条大鱼。我使足力气，想偷偷把这条大鱼拽上来，给爸爸一个惊喜。我拽呀拽，终于把那条“大鱼”拉上了岸，原来是一个大树根。我盯着那个大树根看了半天。爸爸也憋不住笑了。我看看看着，仿佛那个大树根也在嘲笑我。

中午，爸爸收拾渔具，准备回家。我跟爸爸钓了一上午鱼，爸爸钓到了很多鱼，我却一条鱼也没钓到，只钓到了个大树根，真可笑。

看来，钓鱼也是项技术活儿，我得好好学学才会有收获。

（作者系东丰县第一实验小学学生）